

记忆中的杨大昌

■文/于锡强

杨大昌清真饮食店位于中华路的狮子街口。据传，民国初年回族老人杨大昌用毛竹跳压出的面条别具一格，吃在嘴里不仅滑溜而且特别有劲道，遂使店面声名鹊起。上个世纪50年代，杨大昌成为二饮服公司旗下的一家饮食店。那时的中华路是镇江的“大菜市”，以中华路菜场为中心的摊东西绵延数百米，加上周围街巷住户稠密，整天人来人往热闹非凡。然而，虽然中华路上大大小小的饮食店有好几家，但许多住户们却宁愿多跑几步路也要到杨大昌去买早点。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，杨大昌临街两开间的门面，一间依次摆放着烧饼炉子、炸油条的油锅、豆浆桶、下面的灶台，操作一览无遗，绝对藏不了任何猫腻。

天色微明，杨大昌的师傅们就忙开了，供应平民百姓早点的“四大金刚”——烧饼、油条、豆浆、面条。价格都只有几分到一角，价廉物美，是镇江人最典型的早餐。做烧饼的师傅在和面、发酵、扳碱、揉面、做酥后，揪出一个个大小基本相等的面团，抹盐花或加糖液包起来，然后一拍一擀一涂再均匀地撒上芝麻，用手蘸清水一块块贴入烧饼炉的内壁，待到炉内飘出香味再用火钳一块块夹出来；油锅滋滋作响，做油条的师傅将搓得扁长的面团切出细条，两根上下叠起用木条轻压，然后拎起一端在案板上一转，再两端一掐放入油锅，看着油条由白变黄翻滚长大，油条就出

来了；煮得滚烫的豆浆由师傅用大勺子从木桶里舀出来，堂吃的一勺一碗，外卖的则盛入顾客带来的钢精锅或搪瓷缸。每天早晨无论是周边居民还是买菜的、卖菜的、上学的、过路的，总喜欢在杨大昌下碗面吃。门口歇着菜担子、停着小板车、自行车，店里坐得满满的，还有或站着或蹲着，在店门口吃的。下面的师傅老吴灶上灶下忙个不停，灶上挨次摆放着一排碗，老吴有条不紊地放作料、下面、叉面，叉面的动作既麻利又潇洒。有时还要用竹丝编的簋子代客烫牛肉丝、青椒、青蒜、川芎、鸡蛋等，只听见老吴一边望着灶沿一长溜的簋子，一边嘴里不停地问：二两哪个的？霞子（镇江话指小孩）端好，烫哩！三两是这位师傅的，打个蛋瘪子……灶下还要掌控火候，及时加煤清渣。一个早市，老吴手不停脚不住地要下200多碗面哩！其实杨大昌的火面没放特别的作料，也没有五花八门的浇头，但不知道为什么，吃起来总觉得特别香，许多

老食客几乎天天都到杨大昌下碗面当早餐。

杨大昌的收银员是清清瘦瘦的小董，她态度随和动作麻利，一边收钱找钱，粮票钱粮一口清，一边递给顾客筷子或用竹夹子从笼内夹出花卷、包子。有回我把皮夹子落在了柜台，里面有二十多块钱、七八斤粮票，那可是我半个月的工资啊。第二天，我抱着一线希望去问，她原物归还分毫不差。杨大昌店堂内放着四张刷得发白的八仙桌，供食客堂吃。早餐，面条、豆浆配油条或烧饼，是最常见的组合。晚市供应的火面、煎牛肉包子、糍粑、油大饼等，生意也不错。寒冬季节北风呼啸，不少浴客从不远处的双凤池浴室出来，喜欢一头钻进杨大昌，大声说“下

碗面来二两牛肉包子”，或邀三五知己就着香味扑鼻的牛肉煎包小酌。牛肉包子的底板煎得焦黄酥脆，抿一口酒，再咬一口煎包，加了葱姜的牛肉馅心味道真鲜，是当年草根阶层的美好享受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镇江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，杨大昌在拆迁后另择新址开张，可时间不长便关门歇业了。从此，杨大昌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出现。

碗面来二两牛肉包子”，或邀三五知己就着香味扑鼻的牛肉煎包小酌。牛肉包子的底板煎得焦黄酥脆，抿一口酒，再咬一口煎包，加了葱姜的牛肉馅心味道真鲜，是当年草根阶层的美好享受。

进入新世纪后，镇江进行大规模城市改造，杨大昌在拆迁后另择新址开张，可时间不长便关门歇业了。从此，杨大昌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出现。



漫画 郑海仑



我上大学的那些事儿

■文/赵怀德

我考取徐州师范学院是1959年，正值1958年大跃进后的三年困难时期。

那时候，我们最烦心的事儿是吃不饱。男生的饭票不够，大多靠女生接济。徐州师范学院吃的大半是粗粮，玉米窝窝头黄巴巴的，高粱做的方糕黑糊糊的，我们江南人吃不惯，也没有办法，不吃它靠什么填饱肚子呢？那时候，学校安排的劳动特多，除了校内的建校劳动，还要参加徐州开挖云龙湖的大会战。两人抬一大筐土，跑很远的山路，真够累的。肚子饿得咕咕叫，还是要坚持着，谁也不敢落后，生怕被戴上不爱劳动、怕吃苦的帽子。同学中我有个老乡，一米八的个头，饭量很大，饿得够呛，就这样也只好咬牙干活，不敢吭声。

可偏偏还是发生了令人不快的事儿。有一次，食堂供应难得吃到的白面馒头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可分到最后，却少了一只，分管的女班干气得脸色铁青。她怀疑是我的老乡偷吃了，指桑骂槐地直嚷嚷，但却拿不出证据，只好作罢。我的老乡一肚子委屈地说，我就是饿死，也不会偷馒头。为此两人一直有隔阂。直到毕业三十多年后，全班同学在上海聚会，两人才把这个结解开。

还有一次，我意外获得了吃营养餐的特殊待遇。记得那天上午三、四节课外国文学考试，大课间我去上厕所，突然栽倒了，头磕在便池上，鲜血直流，不省人事。同学们七手八脚抬着我送往卫生所，医生、护士给我打针，止血，缝合伤口。过了很久，我才苏醒过来，发觉自己躺在病床上。护士给我讲述了事情的经过，还开玩笑说：“幸好创口在头发里，若稍微向下一点儿，留个伤疤，恐怕对象都找不到了！”同室的病友都哈哈大笑，我不好意思，低头不语。医生说，我是营养不良造成的低血糖。我在卫生

所病房躺了一周，离开时医生又给我开了两周营养餐的证明。从此，我在营养食堂就餐，每天都是细粮，还配有荤素搭配的菜肴。我想，这可真是因祸得福啊！

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，人好像特别敏感。有同学向班干部反映，某某同学把食堂的搪瓷饭盆带回宿舍了，怀疑他占为己有。那个年代，公私分明，谁也不能占公家一点儿便宜，哪怕是一张信纸、一个信封。我和这个被怀疑的同学同一个宿舍。一天下午，班长突然通知我们宿舍的八个人回宿舍开会。哪里是开会？班长要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箱子或者包裹打开。查来查去，终于在某同学的箱子里发现一只和食堂饭盆一样大的搪瓷盆，但上面并没有“徐州师院”四个字。大家瞠目而视，班长宣布散会。不过，这件事让我牢牢记住，一定要守住不占公家便宜这条道德底线。

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可在我的大学时代，爱美却是一种罪过。无论男女，着装都是清一色蓝的、白的、黑的。穿着花哨的人，会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作怪，更不要说涂口红、画眉毛了。和我同桌的一个扬州女孩，长得俊俏，水灵灵的大眼睛，两道弯弯的细眉，像柳叶，也像月牙儿。同学们风言风语，说她喜欢画眉。我暗自为她担忧，但又不敢对她直说。不出所料，不久团支部开了批判会，对她群起而攻之。她作了自我检查，但没有流一滴眼泪。第二天，我见她神情黯然，可两道弯弯的细眉，和原来并没有什么异样。后来她同宿舍的同学悄悄地告诉我，她依旧画眉，早晨躲在蚊帐里对着镜子画，只是画得淡了些。同宿舍的学姐学妹相约替她保密，从此再也没人提起过她画眉的事儿。我真佩服她对美的执着追求。

金焦二寺院新楹联随想

■文/裴伟

盛世修寺。新世纪以来，金山江天禅寺、焦山定慧寺山门先后落成，并刻写了楹联。可惜的是，这些楹联都非原创，而是搬用改动外地名胜的句子。

金山山门正门联：“江水滔滔，洗净千秋人物，阅沧桑，因缘聚散悟空性；天风浩浩，吹开大地尘氛，倚圣教，禅静止观觉有情。”相传晚唐诗僧处默题杭州圣果寺联：“天风浩浩，吹开大地尘氛，倚片石危栏，一关独闭，更何须故人禄米，邻舍园蔬；江水滔滔，洗净千秋人物，看闲云野鹤，万念都空，说甚么晋代衣冠，吴宫花草。”其实这是圣果寺托名处默和尚的。这副联题于佛门而不颂扬佛法，宣扬万念俱空，却追求一关独闭，崇尚隐居生活，作者很可能是失意文人。原联在南京燕子矶江声阁，文字是“江水滔滔，洗净千秋人物。看闲云野鸟，万象俱空。说甚么晋代衣冠，吴宫花草；天风浩浩，吹开大地尘氛。倚片石孤松，一关独闭。也不管故人禄米，邻舍园蔬。”题联者为明末佚名老僧。

焦山新山门正面门联：“妙音、观世音、梵音、海潮音，江音尽是广长舌；天色、月光色、塔色、云树色，山色无非清净身。”这副联改自苏轼诗《赠东林总长老》，原文是“溪声便是广长舌，山色岂非清净身”。清代张东墅知府题湖南永顺观音阁则改为“泉声妙听广长舌，山色常留清净身”。

焦山新山门背面联：“泉声鸟声

钟鼓声，声声是幻；山色云色草木色，色色皆空。”原联为“泉声鸟声钟磬声，声声入妙；树石色烟霞色，色色皆空。”是晚清江西人文星瑞题肇庆鼎湖山庆云寺。此外，南京燕子矶永济寺有联为“松声竹声钟磬声，声声自在；山色水色烟霞色，色色皆空”。

使用前人成句留迹于名胜，一般都加以注明。镇江金山江天寺大殿重建落成，赵朴初书写对联：“大江浪应梵钟，诸天听法苍茫际；千里云开宝殿，万佛垂光紫翠间。”朴老加跋语“敬集前贤题咏之句而加益之，以申欢喜赞叹之忱。”还专门注明：“诸天”“万佛”两句出虞集《送西长老归金山》诗。

化用前人诗句，恰到好处，挂角无痕，自然也是创新，但得有度。篇幅越短小的作品越要慎重。我认为，取前人之句据为己用，或倒置其序，或更易其字，或增减其数，这些不属于化用，只能算是生搬硬套。诗词楹联是园林风景艺术的眼睛。宋人张戒《岁寒堂诗话》云：“诗人之工，特在一时情味，固不可预设法式也。”清人杨际昌《国朝诗话》云：“诗人恶剽袭，不忌脱胎。”这些观点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很有代表性，强调了文学创作的创造性，作者性情参与的意义，也是创作价值标准的形象概括。对联写作也是一样，是文学创作过程，需要创新。只有创新，才会动人。只有有个人的性情特点，对联才会千姿百态。